

长篇小说

惊天的**阴谋计划**出笼，一个联队的宪兵监督施工，神秘的白狼山里日寇究竟在干什么？填满山沟的**白骨**又是什么人？共产国际组织的情报员深入虎穴，**白色恐怖中冒死潜伏**……



纸刺刀

国恨与家仇，战争与人性，
历史向人们隐藏了什么？

徐大辉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纸刺刀

长篇小说

徐大辉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纸刺刀/徐大辉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438-7405-3

I. ①纸…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3558 号

纸刺刀

徐大辉 著

责任编辑: 李蔚然

装帧设计: 木鱼工作室

版式设计: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7405-3

定 价: 32.0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日军印制数十亿别国货币的“贝壳计划”被国际间谍获得，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派遣富墨林到三江地区建立情报组，搜集该计划的情报。与此同时，日军情报军官铃木信到三江，以开印务所做掩护，成立情报站。两大情报阵营展开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白骨筑起山中造币工厂；老爷庙中潜伏的特务；钱币秘密运出……富墨林的未婚妻被日军大佐强暴，血腥年代的爱情夹杂着冰冷的雪花……国恨与家仇，战争与人性，在本书中一一上演。

引子

第一章 重大使命/003

傍晚，两个重要人物同乘一列火车到达三江县城亮子里，一个是关东军情报官铃木信大佐，一个是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的富墨林，他们彼此都肩负重大使命来到此地，实际为了同一个目的。

第二章 三江潜伏/012

两大阵营特工对垒，他们以不同的身份、面目潜伏下来。铃木信和部下密谋行动计划，以开印务所为掩护，着手培训日籍印刷工人。

第三章 索家大院/021

富墨林走进索家大院便走回往事之中，故事要沿原来的线索发展——与索家四小姐的婚事重新提起。他的身世决定了跟索家的关系和三江首富索家小姐的姻缘。

第四章 世俗穿越/030

世俗有时是很薄的一层窗户纸，稍稍一捅就破。四小姐在大戏院内，主动穿越了世俗，她回手插上门，将他摔倒在床上，而后是本末倒置的侵略，生命中有了第一个男人。

第五章 暗中织网/039


铃木信像一只蜘蛛，开始编织情报网。伪满腹地的三江县城，宪兵队早已有一张情报网，严密地控制三江社会。他来到宪兵队，角山荣队长正玩弄一副人骨头磨制的骰子。

第六章 逼良为娼/048

伪满社会有头脸的人物都被日本人监视，索家自然在监视列。铃木信因需要在索家寻找一个嘱托——情报内线，角山荣答应帮助他，设计逼迫索家的管家做嘱托。

第七章 墙藏玄机/057

四姑奶倒出戏院的房间给了富墨林，回到自家大院去住。



她告诉他一个秘密：室内有一条密道，是为防止土匪打劫修建的，它直接通到戏院大厅的放映室。富墨林马上开始工作，发展第一个情报员是索家三爷。

第八章 森严工地/066

日军封锁白狼山间的一座山，此山被掏空，秘密工程在这里施工。铃木信来到工地会见司令官吉原圭二联队队长；管家冷云奇向宪兵队队长报告，索家四小姐腊月二十六结婚。

第九章 信物接头/075

来人掏出半片核桃，富墨林拿出另一半，两片核桃扣在一起严丝合缝，暗号对上，证明是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派来的人。他们两人一个是电报员，一个是交通员。

第十章 藏匿电台/084

情报组需要电台，交通员梁耀臣去四平街落实电台，约定了取电台时间。电台是前一任情报员留下的，一位尼姑帮助藏在净业莲寺。那位尼姑已圆寂，梁耀臣得到监院师的帮助，顺利找到电台。

第十一章 如约进城/093

到四平街取电台，使用三江会长的玻璃马车，四姑奶陪同，减少很多麻烦。出城时遇到宪兵检查，有惊无险。半路上，雪窠儿里发现一个几乎冻僵的男人。

第十二章 冻僵复活/102

救起的男人冻梨一样缓过来，他感谢富墨林的搭救，但是不能确定救自己的是什么人，一时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到索家大院养脚伤的日军联队队长，望四姑奶的目光房檐子冰溜子一样直，火一样燃烧。

第十三章 暗语发报/111

第一次向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发报，使用的全是暗语。被救起的男人说出真实身份，他是八路军区小队队

员，名叫陈立，被俘后押到这里，跳车逃生。富墨林将他留下，准备发展他为情报员。

第十四章 雪夜强暴/120

四姑奶雪夜被吉原圭二强暴，日军联队队长却做出戏耍人的举动，让索顾青制裁他，谁敢碰日军大佐啊！忍辱负重，索顾青劝妹妹压埋此事，得罪日本人遭殃的是全家人。

第十五章 浮现疑点/129

在索家雪夜发生的事富墨林并不知晓，婚期逼近，他在齐文玺的催促下扯新布做新郎服。三爷同样不知家里发生的一切，拉富墨林回大院吃饭，新郎的服装他出钱没现成的，对富墨林讲出看见铃木信有电台。

第十六章 满沟尸体/139

陈立化妆成猎貂人进山，接近秘密工程的紫貂山，见到无数具尸体，从中发现他们的王队长，他含着悲痛暂埋了队长尸体。下山时迷路误入土匪领地。

第十七章 陡然变故/148

四姑奶终于对富墨林说出自己遭日军大佐强暴的真相，表示因身子不干净不嫁给他了。富墨林听来如晴天霹雳，心被揉碎，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又增添一层，但为抗日大业，把仇恨默默记在心里。

第十八章 印钞线索/157

“贝壳计划”的实质内容是什么？种种迹象表明是印钞。初步判断开凿山洞建印刷厂，印刷法币。富墨林指示三爷，注意搜集货场方面的情报。

第十九章 电波飘浮/167

日本宪兵发现漂浮在三江县城上空的电波，震惊之后便是寻找。四姑奶回到大戏院，她要帮助富墨林搞情报，令他吃惊的是她对情报组的活动基本清楚。

第二十章 追踪蝴蝶/176

四姑奶提出进山找吉原圭二，弄清秘密工程，富墨林没有同意，她只好暂时作罢。日本情报部门加紧了对无线电波的追查，密切注意用电的地方。

第二十一章 宪兵行动/185

日军在第一期工程结束后，杀死全部特殊工人——战俘，进山的陈立侦知这一情况。铃木信、三江宪兵队行动起来，找电台，以电台找人，索家大院和大戏院都列为重点监视部位。

第二十二章 模板运抵/195

密电码被破译出来，惊出关东军宪兵司令一身冷汗。中村明人对铃木信、角山荣两人，下达了迅速破获隐藏在三江县城内的情报组织命令，特命吉原圭二到新京取法币模版。

第二十三章 设点监视/204

铃木信分析后认为，对手的情报来源火车站，亲自到货场去调查。富墨林他们发现宪兵在戏院对过开家剃头棚——实为监视点，派陈立以顾客身份去探虚实。

第二十四章 匪巢说降/213

富墨林派于印清进山去对土匪大柜战东洋说降，他们过去同在东北军，同是因上级下令不抵抗日寇，才脱离部队。劝降土匪不能急于求成，令于印清欣慰的是，战东洋已经做着抗日的的事情。

第二十五章 全城搜捕/222

宪兵逮捕了货场主任康甲才，对他进行审讯，他供出与自己接头的耍耗子的人。随即宪兵全城搜捕，大戏院也遭到搜查，却没找到耍耗子的人。陈立进山通知于印清藏在山里。

第二十六章 打劫军车/231

窥视秘密工程已久的土匪，密谋打劫。土匪隐身庙里，等待经过此地的军车出现，不料，庙中的特务跑出去，到三江宪

兵队报告。土匪被宪兵包围，只负伤的二柜黑雕一个人逃走。

第二十七章 志向高远/240

说降土匪战东洋异常顺利，富墨林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的梦想即要实现，准备进山打游击。获得了日军印制法币情报，陈立准备回八路军总部汇报，富墨林他们依依不舍。

第二十八章 风声撤离/249

发出最后一份电报，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没回电指示，富墨林按计划撤走情报人员，也留下一些处境安全的人。他临走时跟四姑奶告别，卧室里他们做了彼此都想做的事。

第二十九章 山上山下/259

赶在日军搜山到来之前，队伍秘密转移到一个新营地，三江抗日游击队宣告成立，为一项袭击计划操练；四姑奶被抓，长兄索顾青积极营救，在万般无奈之下，去找日军大佐吉原圭二。

第三十章 血染山崖/268

守卫紫貂山的日军大部分调往太平洋前线，三江宪兵队长被杀，抽调他们去剿匪，趁兵力空虚之机，游击队攀崖攻击印钞工厂，于印清为掩护队员撤退牺牲。

第三十一章 戏外之戏/278

陈立回到关内，在国统区的媒体上揭秘了“贝壳计划”，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命吉原圭二将印钞厂撤出白狼山，日军掩人耳目地要举行电影晚会，以转移视线，四姑奶看到复仇机会来临。

第三十二章 血躯抗寇/288

一声巨响，四姑奶燃爆了捆绑身上的炸药，跟日寇大佐同归于尽，她的故事凝固在那个夜晚；游击队攻击货场，用血肉之躯捣毁了日寇的印钞机器。

尾声/296

目录

首部披露日军制造伪钞内幕的小说
纸刺刀

引 子

因祖父伪满时期做过三江省商会会长，索家是名声关东的富户，社会风传我们索氏后人藏有值钱古董什么的。

如果将祖父比喻是一棵树，他的八个儿子六个女儿我的伯叔姑成为树杈，再分枝杈就是孙辈的我们几十人。我父亲排行老四，满洲国倒台前夕，祖父带家眷去了北京，后去了台湾，什么原因只留下我们这一股人，我至今也不清楚，父亲守口如瓶到去世也不肯说，病故前却是交给我一样东西，一把刺刀，样子是日本兵三八大盖枪的30刺刀，令我惊讶的是，它是纸叠的，纸又不是一般的纸，而是当时民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法币。

“爸，这把刀？”我问。

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父亲像是遵守什么诺言，仍然不肯讲出这把刀的来历，却嘱咐我收藏好它，临终还嘱咐我一件事：给四姑奶上坟。

父亲的全部叮嘱只两件事情：收藏纸刺刀和给四姑奶上坟。开始的几年，我们没去想象它们，当了专业作家后，忽然见到一篇日军在华伪造法币事件内幕的文章：“早在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在日本参谋本部，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佐藤末次大佐，在研究中对于伪造主使用敌国纸币作为捣乱敌国的办法很有兴趣，曾研究过实行的步骤。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接替佐藤研究工作的山本宪三主计大尉草拟了一个伪造法币并准备在中国实施的方案。可见，伪造法币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一个侵华行动。”^①我想象的翅膀开始飞翔，觉得四姑奶留下的这把用法币叠的刺刀有故事。为弄清纸刺刀的来历，清楚这故事，于是我沿着家族的历史逆向行走，走回到1940年……日本东京官本洋品店对面有一条极普通的胡同，在一座普通住宅的房间中，佐尔格^②向莫斯科发出电报，大意是：日本正实施一项代号为“贝壳计划”的绝密行动，其中提到中国关东三江白狼山。

^① 见《日军在华伪造“法币”事件的内幕》（刘其奎文）。

^② 理查德·佐尔格（1895.10.4—1944.11.7），苏联侦察员，新闻记者，苏联英雄（1964.11.5，追授）。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德国、日本等国成功地完成了许多任务，为苏联统帅部提供了有关德军侵略计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远东的企图等重要情报。1941年10月18日被日本警察逮捕，被判处绞刑。葬于东京。

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①分析这份情报后，立刻派遣一个情报小组去三江地区侦察，弄清日军在此地的阴谋活动——“贝壳计划”真实内容。

我的纸刺刀故事中的一个主角人物出场。

① 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为了便于在世界各地开展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侦查活动，曾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各国共产党员，组成了数以百计的情报小组。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秘密战。为了在世界各国开展情报工作，曾经巧妙地借用了共产国际的名义对外统称共产国际情报组。

第一章 重大使命

一

两个人同乘一列车到达三江县城亮子里，我们的故事有了不同寻常的开头。日本人载客的火车一天只有一趟停靠，从新京（长春）至大连，时间是傍晚。今天晚了点，到达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深秋的飕飕冷风中，站台上稀稀落落的几个人，下车乘客和接送亲友的总共十几个人，其中两个人就是我们的故事主角，准确的说是一名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

没有人前来接他们，交车票出站，人力车夫上前揽活儿，老板、大爷不住地叫。当时有高级的交通工具——玻璃马车，带篷儿，四周镶着玻璃，由一匹骡子拉，骡子走路又轻又稳，骡子还要红色，那样才讲究、气魄。他们彼此不认识，却一起走到同一辆玻璃马车前，都是要乘坐相当今天宝马档次的出租车。

“老板，你们是一起的？”车夫问。

日本人望眼比自己年轻的中国人，从装束和拖拽的皮箱判断是个有钱的人，但没让车给对方的意思，冷冷地回答车夫的话：

“不，不是一起的。”

天黑加上流利的中国话，车夫同叫车的人都未发现他是日本人。看清是不是日本人，在那个年代不一样，谁敢不尊重日本人？车不想赶了吗？一般日本商人还好说，要是宪兵什么，有掉脑袋的危险。

“走吧，到铃木印务所。”日本人不客气，拉开玻璃马车门抬腿上去。

马车夫低声对另一个叫车的人说：“你等下一辆吧！”

拖拽皮箱的人没吭声，已经没有下一辆玻璃马车，拉脚的车倒多得很，比玻璃马车低一档的是不带篷、两匹马拉的车，当地人称为二马车。

“大爷，坐车？”车夫上前揽客道。

“嗯，索家大院。”

“上车，坐稳！”车夫提醒道，“驾！”

二马车走上1941年三江县城亮子里街道上，吊在车辕下的铜铃叮当响起，没有电的时代自然没有路灯，日本人的办公地、居住地、工厂能使用电灯，中国居民没这个待遇，连最繁华的商业街也没有电，夜晚未打烊的买卖店铺门前挂着纱灯。当然极个别的权贵、商贾人物还是享受用电特权的。

有一个背着木箱子的人南腔北调在街上唱：

我买个烟袋乌木杆儿，
抓住两头一道黑，
二姑娘描眉去打鬓，
照着个镜子两道黑，
粉皮墙写川字儿，
横瞧竖瞧三道黑，
象牙的桌子乌木的腿儿，
放在炕上四道黑，
买个小鸡不下蛋，
圈在笼里捂到黑，
挺好的骡子不吃草，
拉到街上遭到黑……

坐车的乘客问赶车人：“他唱的什么？”

“十道黑。”

三江很多人会说十道黑，唱说十道黑的人不多，晚间到街上去唱的人则更少。亮子里找不到几个脸大到街上唱的人，三江人面子矮，羞于到大庭广众下唱歌。

“唱这闲词儿没人管……”赶车人说，“随处遇上日本人，警察，嘱托（为日本人提供情报的人）。”

闲词儿远离政治，怎么唱都不会惹事儿。三江是伪满洲国的三江，空气没那么自由，随便呼吸不成。

“他要耗子。”赶车人说。

卖艺耍猴的经常见到，耍耗子的不多见。

“三江城里顶数他自由，”赶车人像是羡慕地说，“哪儿都能去。”

“噢？”

赶车人并没说自由具体指什么，随便在街上走，无拘无束地唱歌大概就是自由吧？他说：

“亮灯的地方，索家。”

索家不远，走一会儿就到了。很远便看见高大门楼前悬挂的纱灯，里边点的不是蜡，纯粹的电灯，是县城少有几户使用电灯的人家。典型的东北三合院——坐北朝南，以正房为中轴，东西各有一组厢房。索家宅院的独特之处是普通三合院的几倍，而且是三进院，三趟正房，数十间厢房，其中两间来访者熟悉。

两个壮汉立在门前，拦住来访者。

“请通报一声，我叫富墨林……”

看门的人进院，管家冷云奇快步走出来，惊喜道：“富少爷啊！真是你呀！”

“冷管家，你好啊！”富墨林寒暄道。

“好，好，一晃你走了几年啦。”管家带他到正房一个客厅，立即叫佣人沏茶。

“我表舅身体好吧？”富墨林问。

“好。”管家冷云奇说。

“我大哥……”

“会长去省里办事，明天回来。”

“谁在家？”富墨林问二表哥、三表哥，亲哥三个，加上一个妹妹，都住在大院里，太爷五十多岁时身体就衰了，当家的权利交给长子索顾青，也就是我的爷爷。

“都不在！二爷在粮栈没回来……”管家冷云奇说。

二

当晚住在院子里，我二爷未回来，索家天一粮栈是亮子里最大的粮栈，二爷索顾山是经理。三爷索顾是在升华印务所长，活忙就不回家了，那晚没回来，一定是活多加班。四姑奶尼莽吉任三江大戏院经理，基本吃住在那里，很少回索家大院。

“我去看表舅。”富墨林说。

富墨林说的表舅是我太爷，称呼上看，富墨林的母亲姓索，当地的称呼为索家的姑奶子，是我太爷的姐姐或妹妹，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她不姓索而是姓丁，嫁给富姓的伐木工。索、丁、富三家往上找五辈都没任何亲戚，那表舅从何而来的？还真有来历，涉及我太爷的一次生死经历。

太爷淘金发了家，对大山的感情很深，尤其是冬天的山，忍不住到山里走走。百年前的太阳挂在天上很高，农历十月下的雪，转年三月才融化干净。

“大雪封着山，别去啦。”家人阻止道。

有了钱加上年轻气盛，谁阻止得了。太爷带上一个仆人和一杆猎枪，进山了。白狼山披上雪衣，才恢复了白狼的纯真本色。在一只狼身上行走充满危险，也许致命的陷阱就在脚下，不是你不谨慎，而是不知不觉就陷落下去。

仆人忠诚承担生命之险把安全留给主人，走在前面，探出路让太爷踩着他的脚窝，朝山上走。

棒打獐，
瓢舀鱼，
胖胖的野兔钻锅底。

白狼山实际情况是野物比歌谣唱的还多，太爷带着枪野兔都不稀罕打，要打打马鹿、黄羊、狼、狐狸大物。

“老爷，还往里走吗？”

“走，怎么不走。”

仆人的步履慢下来，雪越来越深，没了腰弦，他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主人的安全，脚踩的地方不是平整的山石，深一脚浅一脚，下面的情况不明，一旦失足落入雪瓮子里……主人坚持往前走，他服从命令。

一只火狐狸出现，这个灵性动物有时跟人类PK智慧，或者说晒它们的本事，至少眼前火狐狸是这样，后来的结果证明了它的目的。

“跟上它！”太爷丝毫未察觉动物的阴谋，枪滑下肩头。

火狐狸向左侧的林子跑去，速度很慢，故意给人类留机会赶上自己，条件是离开人类选择的行走路线，跟着动物走意味着什么？一步步走入陷阱，阴谋有时看上去罍粟花一样美丽。

“往里（左）走，危险。”仆人说。

“瞅！狐狸在那面。”

“老爷，它不怀好意。”

太爷哪里会相信这些鬼话，铁器沉在手里，它时常令人感到自己强大，征服欲油然而产生。火狐狸太诱惑，他头脑很热，听不进丝毫的劝，说：

“跟上狐狸！”

火狐狸的聪明谁都惊讶，它始终和敌人保持很近又不在枪的射程内，目的是让你不放弃跟踪它。在三江民间狐狸被视为有仙气的动物，一般人不招它惹它，怕它施什么妖气遭伤害。太爷不听邪，钱多常使人疯狂，尽管白狼山有其他动物可供狩猎，他老人家鬼迷心窍地要射杀这只狐狸。通常猎狐狸为它珍贵的皮毛，做帽子很讲究，尤其是火狐狸皮帽子最暖和，戴它烧耳朵。

火狐狸不停地炫耀它皮毛的美丽，以增加人类跟踪它的兴趣，阳光下抖落着，金属光泽一片。

太爷离狐狸愈来愈近，他越过在前探路的仆人，准备开枪，忽然觉得脚下一沉，整个人顿时没了影儿。

“老爷！老爷！”

仆人清楚发生了什么，主人掉到雪瓮子里。这是一个一丈多深的大坑，雪覆盖着形成一个陷阱。火狐狸大笑着逃走，去向它的同伴报告成功的消息，全窝的狐狸弹冠相庆也说不定。

“老爷……”

“我在这里。”微弱的声音从雪下面传过来。

仆人确定主人的位置，如何救出他是个问题了。雪坑太深，直接拉不上来，施救不当自己也要滚落下坑里，结果只有一个，跟主人一起冻死。此地离亮子里很远，来的路上经过一个小山村，只三五户人家，而且距离很远，大雪封山季节谁也不会冒险到这里来。

“该死的狐狸！”仆人狠狠骂了一句罪魁祸首。

太爷被一片白色包裹，他虽身陷雪里，好在不缺氧，呼吸自如。需要从雪窠里钻出来，挣扎一阵露出脑袋，身子还陷在积雪里。

“老爷！”

“你别靠近……你再掉下来，可就麻烦啦。”身处冰雪中太爷头脑异常冷静，“要有绳子就好啦！”

仆人在想绳子，附近连个人影都没有，何谈搞到绳子。没有绳子还真不行，无法把主人拉上来。他首先想到木杆之类，近处难寻细木头，找到了不愁砍下，上山带着斧子。山林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代替绳子？在南方就好办了，找藤条啊！白狼山没有藤条，仆人想到一种植物——野葡萄，它的蔓子爬得很长且很结实。他说：

“老爷，我去弄葡萄蔓子！”

白狼山不缺野葡萄，但是他们出事地点附近没有野葡萄，需要到远一点儿的地方去找。仆人不知不觉中走到猴跳崖前，这里生长着野葡萄，准确说蔓子爬到崖顶，根儿在半山腰，想弄到长长的葡萄蔓子，必须下到半山腰去。

意想不到事情发生了，仆人坠落到崖下，几天后索家人找到他，笑意永驻脸上，人们说冻死的人表情是笑，饿死的才是哭面。

远处雪瓮子里的我太爷，满怀希望地等待仆人弄葡萄蔓子回来。开始没觉得冷，蔬果一样一点儿一点儿往里冻，直到冻实心。

三

我太爷毕竟不是只大萝卜，老老实实挨冻，干等着冻透冻死，他老人家想着抗拒寒冷的办法，活动能增加热量，身陷雪窝中活动受限。太阳尽管挂得很高，向它祈求温暖是在童年时代，三江地区的孩子野外下河洗澡，有时是水凉有时河里泡的时间过长，浑身打冷战，赤身沿着沙滩奔跑，说着歌谣：

一盆火，
两盆火，
太阳出来晒晒我！

一盆沙，
两盆沙，
太阳出来晒晒他！

雪窝里祈求温暖显然不顶用。祈求是最后一棵稻草，我太爷还是紧紧地抓住，他一遍一遍地唱，太阳仍然冷漠，没给他一丝温暖，急急忙忙跑掉。他老人家绝望了，仆人一去不回。猜测他遇到野兽，冬天满山游荡的动物都是饥饿者，到处寻找食物，也可能像自己一样掉到雪瓮子里出不来。喊也徒劳，周围没有人家。

“冻死在雪里吗？”太爷想到最坏的结局。

每年冬天都有冻死人的悲惨事件发生，他亲眼见过冻死的人，肢体僵硬蜷曲着，笑面并不太恐怖，自己会是这个样子吗？家资巨万，上下几十口人，没人救自己。

人死前的感觉太爷正在经历，也很奇怪的，太阳正从西面升起，一阵比一阵凉，很晒很晒，需要一顶草帽，不然要灼伤脸。他老人家即将冻死，却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生命归来后最强烈的感觉是温暖，从黑暗处走出来，见到炫目的光，意识完全恢复他觉出光滑和柔软。

“你还阳过来啦？”声音尖细而热乎乎的潮湿。

太爷清楚自己被拥在一个人怀里，光赤的女人身体包裹着自己。记忆停留在雪瓮子里，满目积雪，喘气的动物没有，别说一个女人了。

“活过来，活过来啦！”女人放下他，急忙去穿衣服。

我太爷惊异到什么程度谁都能想象得到，自己赤身裸体被搂在一个女人怀里，怎么一回事他却不知道。

真实的事件不比想象的逊色。女人救了他，完全是巧遇。守寡的丁姓女人雪后进山里，去遛她下的兔套子，竟然听到有人唱歌谣，声音微弱，还是可以听得见，觅声音找去，只见一个男人的头露出雪面，坑很深，呼叫他不应，人已经冻晕。刚才还听到他的唱歌谣，说明人还没死。可是如何救他出来？

女人跑回她居住的几户人家的小村，完全可以叫上屯子人一起来救人。有时人的行为不可思议，她回到家牵来家里唯一的一条牝牛（公牛），带捆绳子，自己救人。到了雪坑边，她先把一根绳子系在牛身上，准备让它拉人，另一根系在树干上，她顺着绳子下到沟底……女人有过这样经历，下到山洞底。来到男人身边，躯体发僵，手放鼻子下一试，还有气息，将绳子拴在他的腰上，她再顺着绳子爬到雪坑外，指挥牛将人拉出来。

冻僵的我太爷弄到她的家里，可如何缓过来？人不是冻梨，放在冷水里即可缓过来，火烤更不行。东北人，尤其是山里人，冻硬一只手脚是平常事，整个人给冻僵也常有。最好的办法是烧热炕，脱光衣服捂上厚棉被，用人的身体去缓冰棍一样的身体。浪漫的方法诞生，一个女人光赤身子去缓一个冻僵的男人，一般都有一个故事发生。

太爷不缺女人，可美女鱼儿游来，被一个山里女人搂抱，肌肤紧密地接触，求之不得的艳遇，并非男人一生都可以有的。

“我去做姜汤。”女人脸带几丝羞涩，一定是为此前的事情。

太爷同样如此，他拉紧被子，被挡头（被头）有股酸味儿，本地女人有用腌酸菜水洗头的习惯。窗户糊着纸，粗麻纸涂油那种，土墙，看到的天棚——当地人称为房薄，是柳蒿杆子，讲究的是苇子编芭，稍差一些的是秫秆，再次的是蒿子什么的……炕稍有个男孩，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一把卷刃的老斧头砸核桃，他大约有三四岁的年纪，同我的四姑奶年龄相仿。

“你叫什么名字？”

“狗剩！”

狗剩、狼掏乳名在三江地区很普遍，狗吃剩下他，狼掏还活着，意为生命顽强，寄希望长命百岁。

“几岁啦？”

“四岁。”